

外篇至樂第十八

此言至樂非世人之樂也惟有活身之物及其無為眾始知也而後能跳乎出機入機之外

天下有至樂

音洛指道遙遊也

無有哉

反詰之詞言決有也

有可以活身者

指先天母

氣無有哉以下正也

今奚為奚據奚避奚處奚就奚去奚樂奚

惡夫天下之所尊者富貴壽善也

總提此四字作案後分解之

所樂者身安

厚味美服好色音聲也所下者貧賤天惡也所苦者身不得安

逸口不得厚味形不得美服目不得好色耳不得音聲若不得

者則大憂以懼其為形也亦愚哉

服味聲色失之無傷於已得之有損於性而反以不得為

憂非愚而何

夫富者苦身疾作多積財而不得盡用其為形也亦

外矣

備舉富貴者壽者善之長存者以為世俗警吾性本自至足內其形者知足而已厚積身死而財無用非外其形

道藏輯要

南華真經程疏

一

牛集十

而夫貴者夜以繼日思慮善否其為形也亦疏矣

吾身中自有真貴親

其形者不失本來面目而已貴者終日營為思慮以固人之祿位而天下有可以活身之物竟不之思非疏身而何人之

生也與憂俱生壽者惛惛久憂不死何之苦也

憂無不其為死之術

形也亦遠矣

遺生而後忘憂憂忘而後生可樂而後形為我有壽者以憂患之身慮無不死之術求為引年非遠

其形而何烈士為天下見善矣未足以活身吾未知善之誠善邪

音耶誠不善邪若以為善矣不足活身以為不善矣足以活

人故曰忠諫不聽躡

音存循勿爭

當遠巡却去而勿與之爭

故夫子胥爭之以

殘其形不爭名亦不成誠有善無有哉

烈士好名止知活人而不知活身諫爭適以殘

形不成矣無有哉言名善之必亡也有言外意引人當更思尋活身之物與其為烈士毋甯為真人孰樂孰不樂也有志

者思今俗之所為與其所樂吾又未知樂之果樂邪果不樂

邪吾觀夫俗之所樂舉羣趣者誣誣音然如將不得已而皆曰

樂者吾未之樂也亦未之不樂也果有樂無有哉吾以無為誠

樂矣又俗之所大苦也故曰至樂無樂至譽無譽四者世俗之所樂世俗所

羣而趣者果樂耶不樂耶吾之所樂者無為之樂忘憂而已觀至樂無樂則世俗之所樂非真樂也至譽無譽則烈士之

所爭非真名也天下是非果未可定也以世俗之樂為是則不見其非果不

雖然無為可以定是非至樂活身唯無為幾存丹經云始

於有作人難見及至無為眾始知何等快樂活而不死矣惟至無為庶幾可以長存請嘗試言之天無

為以之清地無為以之甯故兩無為相合萬物皆化天地醜醜萬物化醜

人能從有為以至無為則凡胎亦化矣芒乎芴乎而無從出乎芴乎芒乎而無

有象乎萬物職職皆從無為殖故曰天地無為也而無不為也

道藏輯要 南華真經 程疏 一頁 牛集十

人也孰能得無為哉芒即混芒之義芴即沕穆之義無從出者不見所由始也職職盡職也殖生也萬物

皆從無為生也人也天地之心也焉能得無為哉知無為則虛靜恬淡而不以苦為樂矣莊子妻死惠子

吊之莊子則方箕踞音益瓦缶也鼓鼓盆而歌之所以節音惠子曰與人居

長子老身死不哭亦足矣又鼓盆而歌不亦甚乎莊子曰不然

是其始死也我獨何能無槩然言焉能不槩然與世人同情也察其始而本無

生釋氏無生之說本此非徒無生也而本無形非徒無形也而本無氣死生

一氣也氣至而聚則生氣反而散則死雜乎芒芴之間變而有氣氣變而有形

形變而有生生指知覺運動言先今又變而之死是相與為春

夏秋冬四時行也人且偃然寢於巨室以天地為巨室猶言地為大塊而我噉

噉音然隨而哭之自以為不通乎命故止也以上論死不足哀此種無情學問究

竟性命者得力且在此處生死關頭說一箇無生法教人認取本自無來今亦無去生死第與寒暑晦明代謝相同何足

情支離叔與滑音骨介叔觀於冥伯之邱支離忘形滑介忘心言二子乃識化也冥

伯死者之稱觀之者即下觀其化也崑崙之虛音墟黃帝之所依俄而柳傷也柳多擁腫

故為瘍生其左肘其意蹙蹙然惡之支離叔曰子惡之乎滑

介叔曰亡予何惡生者假借也四大假之而生生者塵垢也居人

塵中猶死生為晝夜人生之有死生猶晝夜之循環必不能免且吾與子觀化而

化及我我又何惡焉郭象曰先示有情然後尋至理以遣之我本無情故能無憂則夫有情者遂自絕於

遠曠之域而迷困於憂樂之境矣莊子之楚見空髑音獨髑音樓髑音樓髑音樓然有形檄

音窳旁以馬捶音篋因而問之曰夫子貪生失理而為此乎南華

致髑髑五問可謂灼見世情憂患之端髑髑所答則雖有世患何由及哉將子有亡國之事斧鉞

道藏輯要 南華真經 程疏 頁 牛集十 上廿一

之誅而為此乎將子有不善之行愧遺父母妻子之醜而為此

乎將子有凍餒之患而為此乎將子之春秋故及此乎郭象曰莊子非

樂死惡生若然何謂齊也所謂齊者生時安生死時安死時安死生之情齊則無為當生而憂死耳此莊子之旨也於是

語卒援髑髑枕而臥夜半髑髑見夢曰子之談者似辯士諸子

所言皆生人之累也死則無此矣子欲聞死之說乎莊子曰然

髑髑曰死無君於上無臣於下亦無四時之事從然以天地為

春秋雖南面王樂不能過也好生者以世事為樂趣死者以人間為勞惟超死生者可以論其大

矣槩莊子不信曰吾使司命復生子形為子骨肉肌膚反子父

母妻子閭里知識子欲之乎髑髑深曠音聲蹙額曰吾安能棄南

面王樂而復為人間之勞乎顏淵東之齊孔子有憂色子貢下

席而問曰小子敢問回東之齊夫子有憂色何邪孔子曰善哉

女問者管子有言邳甚善之曰褚音煮布小者不可以懷大

綆音梗井短者不可以汲深喻齊侯短小之見不夫若是者以

為命有所成而形有所適也夫不可損益受命自然不可勸成

其可得而損益之乎吾恐回與齊侯言堯舜黃帝之道而重以燧人神

農之言彼將內求於已而不得則惑人惑則死內求不得

命之大道也已惑不過不聞道人惑則未有不喪生且女獨不聞邪昔者海鳥止於魯

郊魯侯御而觴之於廟奏九韶以為樂具太宰以為膳鳥乃眩

視憂悲不敢食一嚮不敢飲一杯三日而死此以已養養鳥也

非以鳥養養鳥也夫以鳥養養鳥者宜棲之深林遊之壇陸浮

道藏輯要 南華真經 程疏 章 牛集十

之江湖食之鱖音秋鮒音由隨行音杭列而止委音威蛇音移而處彼惟人

言之惡聞奚以夫譏音繞為乎御音迓譏多言以鳥設喻謂

之若戰爭攻守之事富強之術則彼將樂聞矣鳥之非所養而養則驚以比人之非所言而言則惑也咸池九

韶之樂張之洞庭之野鳥聞之而飛獸聞之而走魚聞之而下

人人卒音粹聞之相與還而觀之魚處水而生人處水而死彼必

相與異其好惡故異也故先聖不一其能不同其事人有賢愚

故不一名止於實義設於適因名以求實是之謂條達而福

持名實不越則有條而不塞義列子行食於道從見百歲髑髏

捷音蹇蓬而指之曰此段言天地間生物種各不同不是以小喻

賤意而行文整齊中有不整齊不整齊中有整齊極妙惟子與女音汝知而未嘗死未嘗

生也

言而固未嘗死也察其本始亦未嘗生也

若果養乎予果歡乎

若果以予為得生而養乎予果

以汝為寂滅而歡乎

種有幾

凡有幾種得水則為隘

如縷其名為隘蓋水苔欲生之先河中多有此物先以澤物言者蓋水乃太一之氣此氣一動變而有形未免假生也

得水士之際則為鼃

音蛙 蟻之衣

兩岸之旁水得土氣漸凝漸厚遂有體質其色沈綠名為

鼃蟻衣衣即青苔也自此以下言一氣而萬形有變化而無死生

生於陵屯則為陵鳥

田野中

處曰陵屯青苔漸漸近土生於高處為陵鳥即車前草也又名澤鳥其性利水

鳥足之根為蟻蟮

鳥足

鬱棲者穢土久積而為糞壤也車前草生於糞壤中則變而為鳥足草

鳥足之根為蟻蟮

其葉為胡蝶

草化為蟲一為根所化人不能見一為葉所化人往往見之

胡蝶胥也化而為

蟲生於竈下其狀若脫其名為鵠掇

一云胥也乃胡蝶之別名甚無考據還是物有相胥

生者不可概論胡蝶草化之虫質多蠕弱生野竈之下得火氣以生化而為虫無皮無殼其狀若脫其名為鵠掇鵠音渠

道藏輯要

南華真經

二

牛集十

掇音鵠掇千曰為鳥其名為乾餘骨

此一化自鳥足來者最為強健乃鵠掇伏土干

日所化者 乾餘骨之沫為斯彌

名乾餘骨之流沫所化者 斯彌為食醯

喜酸而聚醯故其名曰食醯

願輅生乎食醯

願輅也黃輓况生乎九猷

音茂音芮

生乎腐蠶

音權又音歡 羊奚

不箴

音久 竹生青甯

音青甯生程今呼虎豹為程程生馬馬生

人

馬生人直以人馬為是或謂繁氣而生人類可乎搜神記秦孝公時有馬生人史言長沙武陵蠻生於畜狗元始祖胎於

狼鹿舊作馬齒某人參者非也

人又反入於機萬物皆出於

機皆入於機

造化到生人住了不消假借而生人反入於機者說到人未二句又自人說到萬物上去機所謂

機緘也始而生者為出機終而死者為入機

復圭子曰夫人之樂皆以外而樂內惟至樂則以內而樂外

也天下有至樂無有哉夫人止知求活於一時非真活也不  
知有不死者而後爲可以活天下有可以活身者無有哉今  
觀其所爲所據所避所處所就所去所樂所惡而天下之人  
情得矣以富貴壽善爲尊者未有不以身安聲色衣食之美  
爲快樂也以貧賤天惡爲下者未有不以形勞聲色衣食之  
艱爲憂懼也自知有可以活身而觀之其爲形也亦愚矣使  
富而可以不死則苦身疾作而多積財者胡爲財有餘而身  
不得盡用也非以財貨爲內而形體爲外乎使貴而可以不  
死則貴人晝夜思索多方以爲固位計胡爲位雖固而身不  
固也非以爵祿爲親而形骸爲疏乎使壽而可以不死則人

道藏輯要

南華真經  
程疏

二五

牛集十  
X 111

生不滿百常懷千歲憂者自少至老惛惛憂無不死之術而  
不知求活身之道非以蓬島閬苑爲适而袖懷摩尼爲遠乎  
使名而可以不死則烈士忠諫當能保其形胡爲善與不善  
不並立活身與活人不兩利而子胥竟以殘形而成名也善  
果存乎不存乎富貴壽善世俗之所樂也樂者未必樂無爲  
之樂世俗之所苦也苦者未必苦故曰至樂無樂非無樂也  
其樂不在外而在內也至譽無譽非無譽也其譽不貴名而  
貴實也而是非乃大定矣天下之至樂孰有過於活身哉活  
身至無爲而有不長存哉何也天清地甯不過以無爲而萬  
物化吾且不知無爲之從出又安知無爲之形象萬物有也

無爲無也無能生有天地得其無爲故能無不爲天地也人也分而爲三苟合而爲一人孰能從有爲以至於無爲則至樂活身雖與天地並存可也莊子妻死箕踞鼓盆而歌惠子幾之以爲太甚莊子曰不然夫死者人之終也吾因其終以追其始混沌初剖朕兆未萌有天地而無萬物無生也而安得有形無形也而安得有氣自太易變而爲太初爲氣之始太初變而爲太始爲形之始太始變而爲太素爲生之始今又變而之死猶春夏秋冬之遞爲循環也生爲晝覺死爲夜寢於巨室而噉噉然哭之者可謂通於命乎安知今日之死不爲他日之生故止而不哭也支離叔與滑介叔觀於冥伯

道藏輯要

南華真經  
程疏

三皇

牛集十  
X 上 上 一

之邶滑介叔俄而柳生其左肘始而惡之者人情也旣而曰予何惡以理遣情也識人爲假借地水火風四大而生總不離塵垢之中方死方生方死遞相爲晝夜化也我與子觀於冥伯之邶觀化也而柳生其肘我亦化中人也未能超乎造化又何惡乎化之及我哉莊子之楚見空髑髏之形因而問之曰夫子不貪生失理未必懼此患也不有亡國之事斧鉞之誅未必懼此患也不有不善之行以遺父母妻子之患也髑髏見夢曰子談似辯士人生之累也死則無此矣子亦知死之樂乎死無君臣上下則無職要職詳之勞無春夏

秋冬則無寒暑侵人之患人生小年也死則以天地爲大年元會運世爲春秋至逸之極雖南面王樂不能過矣莊子不信曰吾使司命復若形骸反若父母妻子閭里知識子欲之乎髑髏深曠蹙額曰吾安能棄南面王樂而復爲人間之勞乎顏淵東之齊孔子有憂色曰褚小者不可以懷大綆短者不可以汲深夫若是者以爲命成於一定而形適得之本來命長者不可損之使短短者不可益之使長吾恐回與齊侯言黃帝堯舜之道而不得更益以燧人神農之言止知事求可功求成內求於性命而不得已惑不過不聞道人惑則貪功名而喪本來未有不死者也安能活身而獲至樂哉昔者

道藏輯要

南華真經  
程疏

一

牛集十  
X上

海鳥至於魯郊魯侯迓而觴之於廟奏九韶具太牢鳥乃三日不食而死此以已養養鳥非以鳥養養鳥也不知養鳥者自有深林壇陸江湖鱗鱖羽翼其行列也委蛇而安處也若人亦與九韶之樂鳥聞之而飛者獸必聞之而走魚必聞之而下人獨相與還而觀之豈惟鳥性與人殊魚非水不生人處水則死者其好惡異也故能有聖凡之不一事有正旁之不同名不虛揚也必止於實義不虛附也必設於適內求於已無所往而不可是之謂條達則不惑而福持則可以活身亦可以活人矣此猶出死而入生也更進一步則有不死不生之道不觀列子之指髑髏乎曰惟予與汝同居大造之中



汝未嘗死也予未嘗生也若果虧養而死乎予果歡樂而生乎不知死生一條也萬物一轍也究造化初生之種天一生水水上有浮游之氣如絲如縷其名爲隱隱近土則爲蛙蟻之衣爲陵鳥爲鳥足三者皆濕生之草漸變則漸異其名爲鳥足之根化爲螻蛄親下其葉化爲胡蝶親上此一蝴蝶也化而爲蟲生於竈下其名爲鵲撥鵲撥千日化而爲乾餘骨之鳥漸化漸大卵生也乾餘骨之流沫又化爲斯彌之虫由是而爲食醯爲頤輅爲九猷爲黃軹爲腐蠹爲蒼芮皆化生之虫漸化又漸小矣羊奚之根比乎不筭之竹而生青甯之虫青甯生虎豹之程小生大也程生馬猶爲類之近似也馬

道藏輯要

南華真經  
程疏

一

牛集十

生人者何也乾爲馬則馬得乾之氣爲多造化之始人類少則馬生人者乾生之也史言長沙武陵蠻生于畜狗元始祖胎于狼鹿必有本矣至於人一入於胎生之機則不變不化而不能出於機也惟跳出陰陽之外者斯能出於機若萬物中有變化者似皆出於機然亦惟陰陽所陶鑄而不能違則又皆入機矣可見宇宙間惟一氣機播弄人物或出或入或人或出無須臾之停有志長生者胡不訪真人打破陰陽之機緘陶鑄乎陰陽而不爲陰陽所陶鑄哉